

培文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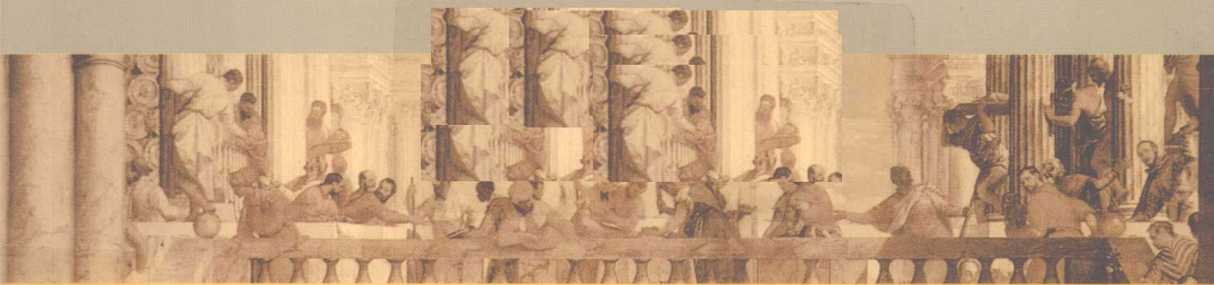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译丛

# 地球村里的诸神

## 宗教社会学入门

[美] 莱斯特·库尔特茨 (Lester Kurtz) 著 薛品 王旭辉 译

**Gods in the global village**



(第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 | 社会科学译丛

# 地球村里的诸神

宗教社会学入门

[美] 莱斯特·库尔茨 (Lester Kurtz) 著 薛品 王旭辉 译

**Gods in the global vill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22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球村里的诸神——宗教社会学入门(第2版)/(美)莱斯特·库尔茨著,薛品,王旭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ISBN 978-7-301-16860-8

I. 地… II. ①库… ②薛… ③王… III. 宗教社会学-研究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0475号

Gods In The Global Village: The World's Religion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e, Lester R. Kurtz  
©2007 by Pine Forge Press, an imprint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 of London, Thousand Oake,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地球村里的诸神——宗教社会学入门(第2版)

著作责任者: [美]莱斯特·库尔茨著,薛品,王旭辉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860-8/C·05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39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献给

珍妮·库尔茨 (Jeannie Kurtz)

我的启蒙老师默温·库尔茨 (Merwin Kurtz)

# 序 言

---

据说，佛曾告诫信众，如果一座房屋正在着火，我们不应坐而论道地讨论如何灭火，而应立刻进行营救。不过，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必须在动笔写作之前，仔细考虑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马上介入对事态的干预。

无疑，人类共同栖居的住所——地球——正在遭受一场“大火”：即使在冷战结束和核军备竞赛停止之后，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和遍及全球的“反恐战争”危机。尽管我们的科技不断进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每天仍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儿童）死于饥饿，数百万人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不同宗教群体和族群之间的战争，以及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仍然困扰着人类社会，成千上万枚核弹依然暗示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巨大风险。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发现，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体系，正在被急速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所撕裂，全球化已经将人类带入一个令人混乱的快速变迁时代。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已经被我们的文明化进程折磨得千疮百孔，但它似乎还没有看到人类停止进一步破坏的明确信号，更不用说去弥补所犯的错误。

本书集中关注人类普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主要信仰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信仰传统，为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秩序中的大多数人提供了思考和伦理标准。如果我再有 25 年时间来不断修订，这本书无疑会变得更加完善。然而，“使用社会学方法和研究工具来评估当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宗教状况”这一话题的紧迫性，使我有理由立即展开这一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并将有关想法及时反馈给大家。在本书中，我尝试对各类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并希望读者能在主旨精神上理解本书的落脚点——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仅仅是全部研究的第一步，后续研究和实践活动将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自从韦伯在 1918 年提出社会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之后，随着二战后社会科学和整个学术领域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学家已经基于其讨论社会问题的方式，或是基于这些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否可以被讨论而被进行划分。主流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趋于支持更为客观、感情无涉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下，尽量避免个人偏见和政治立场的干扰。与此同时，自从社会学这一学科建立以来，更具批判性的社会学研究，也一直在努力坚持自己的发展空间，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取得巨大发展，当时，社会问题研究中的道德议题及客观可能性问题不断被提出。无疑，本书属于后一研究类型，它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调查人们的宗教生活状况，但并不声称能够实现完全的价值中立。通过限制和减少自己的偏见来追求客观性是很重要的——我们追求和探索的是真理，而不是支持我们偏见的证据——但是，我们几乎总是首先带着某些前提假设，然后才展开具体研究，这些前提假设决定着我们的基本轨迹。因此，有必要先在这里介绍一下隐含其中的研究假设，再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本书的一个核心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由认识者的社会背景所塑造的；因此，宗教传统和我们对宗教的研究，都由人类建构它们的社会情境所形塑。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客观性的追求没有价值——在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偏见干扰——而是说，我们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达至客观。我们不能自然而然地从本质上去认知这个世界，而仅能通过其在人类头脑中的影像及人类已有的概念范畴，对所生活的世界进行认知。与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不能过度觊觎客观性的目标，因为他们的偏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作；即使如此，所有研究人员仍应努力超越他们的社会背景和专业背景局限。不过，这一明确的相对论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绝对性”，而仅仅表明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通常都是不完善的。

本书的第二个假设是：地球村未来可预见的发展，离不开宗教多元主义这一必要的前提条件。人类共同体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哪个宗教传统是真的”甚至是“存在一种真的宗教传统吗”，而是“我们如何使各种宗教和世俗传统在地球上和平共处”。甘地就一直坚信：即使宽容是不充分的、缺乏的，我们也必须善于相互学习，尊重他者（甚至是我们的敌人）。

第三个假设，其实是这样一种信念：宗教社会学（其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学

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大多数迫切问题,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和知识。这并不是说社会学研究者因此就应主导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孔德曾这样设想过),也不是说他们仅仅应该为人类的沉思“疏松土壤”(像韦伯所坚持的),而是说应该使用他们的分析工具去了解和评估全球化时代的宗教角色,并积极参与到相关讨论和争论中去,为人类未来的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最后,在教学伊始明确告知学生我的偏见所在也非常重要,这样做可以避免他们去做某些猜测。在整本书的写作中,我同样坚持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生活背景实际上形塑了我的观察视野和解释方式。我出生在堪萨斯市,是一名美国循道联合教会牧师的儿子,祖先中有着长期从事牧师工作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在父母的教育下,我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当我还是一名初中生时,他们就带我参加威奇塔市一次争取民权的大游行。尽管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教会的某些教义,并将其中某些细节留待未来做更深入的领悟,但我仍是一名参加宗教活动的基督徒;正如《可兰经》所告诫大家的,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变化,神都会无时无刻给我们所有人以启示。我对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我在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段生活,以及我在耶鲁神学院攻读艺术学硕士学位这段经历,都进一步塑造了我的个人信仰。我的妻子玛丽安是位穆斯林,我家会定期参加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组织的活动,同时也会参加一些其他信仰传统体系下的宗教活动。我们的婚礼在亚伯拉罕清真寺举行,在这次跨宗教婚礼仪式开始之前,我向各位来宾宣布:“我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信使。”一份伊斯坦布尔的报纸讲述了我们这一婚礼故事,报道了我对双重公民身份、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评论。从我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探讨中我逐渐发现:文化创新的机遇,往往源自重要历史时期对相互对立文化的吸收和整合,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和知识探索,都可以相互补充和丰富。人类当前的发展困境,需要不断的文化创新和精神探索——就像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为了人类利益,不断超越传统生活中的常规束缚,获取新的洞见。有心的读者会在本书的系统讨论中,探明所有这些正在不断变动中的影响力量。

# 目 录

---

序 言 .....	5
第 1 章 地球村里的宗教生活.....	1
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 .....	4
宗教和社会学传统 .....	6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工具 .....	9
宗教社会学的主要论题 .....	42
第 2 章 变迁中的东方宗教.....	45
世界宗教传统分类 .....	46
印度教 .....	53
佛教 .....	72
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宗教生活 .....	79
本土宗教 .....	90
第 3 章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97
犹太教 .....	97
基督教 .....	104
伊斯兰教 .....	112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种族连续性 .....	118
宗教传统的社会建构 .....	120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125



第 4 章	宗教气质	129
	建构一种宗教气质	129
	宗教与认同建构	132
	宗教与分层	140
	宗教禁忌和伦理体系	146
	宗教与政治	160
	地球村的精神气质	170
第 5 章	现代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173
	从地方性宗教到世界性宗教	174
	现代主义的挑战	176
	现代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局	182
	现代主义危机与 21 世纪	187
	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188
第 6 章	新世纪的宗教运动	209
	公民宗教与民族主义	209
	宗教融合与新兴宗教运动	213
	宗教的新形式	228
	妇女运动	229
	环境运动	236
	建构与重构宗教生活	238
第 7 章	宗教和社会冲突	241
	宗教冲突的学说	242
	宗教与暴力问题	245
	宗教对非暴力的贡献	250
	伊斯兰教与非暴力	258
	混乱还是统一	269
	参考文献	275

# 第 1 章

## 地球村里的宗教生活

---

日益滋长的恐怖主义以及伴随而来的反恐战争，正在推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诸多变迁，也在不断强化宗教在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地位。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变迁，这些变迁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等多个领域，这些变迁可能会显著地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植根于既抗拒又推进社会变迁的古老信仰传统之中。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宗教研究，或者说是对各种不同信仰传统的理性理解，无疑已经变成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算命先生开始使用计算机模拟软件绘制占星图。在美国，电视系统能同时为基督教牧师和佛教法师提供展示平台。通讯卫星则将分布在全球各地孤立的宗教群体连到一起。世界宗教会议<sup>[1]</sup>成立于 1893 年，在沉寂百年之后，也于 1993 年复会。这年夏天，全球各地的宗教团体代表聚首芝加哥，商议建立持续对话机制，并诱发了一场关于全球伦理宣言的争论。在此之后，世界宗教会议还于 1998 年、2003 年分别在南非和西班牙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一名印度教宗教导师在得克萨斯州所做的演讲中，一幅印度教领袖赛巴巴 (Sai Baba) 的大型彩色画像，以一瓶鲜花和一支雕琢着瓜达卢佩圣母像的蜡烛为背景。斯里兰卡科伦坡中部的

---

[1] 又称“世界宗教大会”或“世界宗教议会”，旨在推动全球各宗教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世界宗教会议”由一小批教会人士于 1893 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发起组建，大会以“宗教之间的兄弟情谊”为宗旨，至于它采用“议会”为名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让“世界各宗教的代表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以平等的权利相互并列，以尊重的态度彼此交流”；二是要使“世界各宗教的代表来自其成员基层，而非仅仅局限于宗教等级制度的上层”。——译者注

圣安东尼大教堂，是每周都有成百上千信徒前来朝拜的基督教圣地，但这里 90% 的当地人却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而非基督徒。

众多宗教传统相安无事，仅仅是故事的一端，任何关注时事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故事的另一端。例如，1994 年初，一名以色列医生闯入希布伦<sup>[1]</sup>一家清真寺，残忍地杀害了三十多名正在祷告的穆斯林。随后，他也被愤怒的礼拜者打死。随着事态发展，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大规模爆发，并蔓延到其他地区。在印度，伴随着喀什米尔的政治地位问题、印度教的民族主义者在阿约提亚镇 (Ayodhya)<sup>[2]</sup> 捣毁巴布里清真寺事件，以及印巴核武器扩张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长达数世纪的冲突再次被激化。类似问题在北爱尔兰也存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敌视并相互争斗。当美国当局宣称以上帝之名来证明“反恐战争”和入侵伊拉克的合理性时，好战者却利用伊斯兰教的名义杀害或伤害了数千平民。三 K 党依然在美国“稳步发展”，并利用宗教论点指责非裔美国人、犹太人和其他人群。在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参与制造了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清洗运动”，酿成大规模屠杀的悲剧。

尽管各个地区在政治上仍然分立，但地球村正在社会、经济层面逐步实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正陆续被编织进同一个世界网络体系。萌芽于数世纪前的全球秩序格局，终于在 20 世纪成型，全人类日益命运相连 (Joseph, 1993; Wallerstein, 1984; cf. Durkheim, [1915]1965)。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我们的文化、艺术、音乐和许多其他志趣，正逐渐在全世界范围被捆绑在一起。然而，作为美好前景的对立面，人类正在构建的这个多文化的地球村，也充斥着冲突与暴力。

无疑，伴随美苏冷战的结束，我们在解决旧有冲突上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巨

---

[1] 1994 年的普林节上，Baruch Goldstein 闯入西岸元老庙的清真寺——一个穆斯林与犹太人共同的圣地——向正在祈祷的穆斯林开枪射击。据推测，这里是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祖先墓穴所在，亚伯拉罕也被葬在希布伦。——译者注

[2] 阿约提亚 (Ayodhya) 被印度教徒们视为圣地。传闻 16 世纪一名伊斯兰教君主捣毁当地印度教寺庙并改建清真寺，从此当地不断发生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暴力相向的血腥事件。1992 年 12 月 6 日，多年来一直时起时伏的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争端，再次因北方邦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捣毁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译者注

大进步。然而，种族和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暴力活动，仍然困扰着当今世界。马克·杰根史迈尔（Mark Juergensmeyer）曾指出：与其说我们见证了“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92）和自由民主体制的世界性扩展，不如说我们正在面临一次“新冷战”的崛起——这一战争爆发于西方世界世俗价值观和各种新兴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杰根史迈尔说：“就像已经结束的旧冷战一样，这些新形式的、以特定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对抗，将会是全球性的、二元对立性的和夹杂暴力的，在本质上仍然暴露出意识形态的差异。”千禧之年并没有将人类带入一个没有流血冲突的新世纪，暴力和恐怖依然困扰着人类生活。

就像在前农业时代与农业时代、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存在许多持续性，人类当今生活的诸多特征也会维持下去，但21世纪的社会生活与以前相比，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千年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我们的生活秩序，并在某一道德基础上创造一种社会精神或者说生活方式。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必须与那些能够促进跨文化互动、国际贸易和冲突化解的普遍规范充分一致，认可并允许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元文化共存与发展。然而，这一转型的顺利达成并非易事。宗教因素在这一社会变迁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宗教传统在界定和影响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及生活意义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人类的集体生活提供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基础，是塑造人类相互协作或冲突的文化根基的重要机制。

人类历史中最辉煌和最糟糕的部分，大都有众神的介入，宗教传统持续对人类社会的流血冲突进行伦理批判，同时也会为某些此类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作为本书讨论的核心观点，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如何在文化多元的地球村中互利共存这一中心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洞见；同时，这也会为我们在充斥着各种规范和价值的生活世界中辨明问题，提供有力的认知工具。本书的任务就是：回顾并评判这些宗教社会学洞见，评估此类研究的测量和分析工具，提出问题，并对宗教在21世纪促进人类社会团结一致或诱发混乱纷争等方面的角色作用，进行探索性的分析和总结。我们能否找到一条维持人类社会宗教信仰传统和伦理价值多样性的道路，以及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共存、和平共处，依然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

无论人类社会会走向更加美好还是更加糟糕的未来，世界宗教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信仰传统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解答着困扰人类的

某些根本性问题，这也是其发挥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作用的基本方式。然而，信仰传统在某些时候也会走向人类进步的反面，导致排他主义者宣称对“真理”的独占。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如此多元的地球村中，这种价值取向和举动，往往会酿成其宣称者和其他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致命冲突。使得共同体团结一致的宝贵财富，也能将这一共同体弄得四分五裂。<sup>[1]</sup>

## 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

---

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还曾围坐在火堆旁，聆听着关于他们先辈们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关乎人类生命在宇宙中的诞生时间，和祖辈们不断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与教训。如今，人们聚集在一起时，虽然跳动的光芒不再来自篝火，而是电视机，但我们依旧传颂着众多揭示现实世界本质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各自的文化体系出发，表达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不同之处在于：在我们的先辈那里，他们终其一生也许仅仅听说过关于“造人神话”的一个故事；而现在，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不止一个版本的此类故事。当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传统和科学学说，在现代大众传媒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急剧扩散。我们不但浸润在自我文化体系之中，还经常受到来自其他群体不同文化的影响。虽然接触到这些新奇的、有差异的价值视角令人激动甚至着迷，但是跨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十分复杂，因为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意义体系往往相去甚远，而且这些差异有时还会成为分歧和对抗的源头或借口。

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宗教观念提供给人类解释世界现象、设定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道德规范的重要组织原则；当前，宗教继续发挥这一作用，虽然其影响力已经因一些针对宗教的批判而有所下降。我们“生活世界”的全球化（Habermas, 1987），将会像工业化进程那样，对人类的宗教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能够容纳不同人群和平共处、公平交易的伦理道德体系。然而，能够发挥这一引导作用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却正在被现代科学和不断增加的跨文化交流所削弱。

纵观基督教的整个发展史，当然可以发现诸多冲突，但在激烈程度上都要逊

---

[1] 非常感谢 Sheldon Ekland-Olson 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见解。

于最近这两个世纪由现代主义危机所加剧的宗教冲突。现代科学论点不仅质疑具体的宗教教条，还对注解教条的正统观念提出异议。正如罗马天主教皇在1907年所指出的，现代主义这把“斧头不仅砍向了宗教信仰的旁枝末节，而且试图切断宗教信仰的整个根基”（Pius X, 1908: 72）。但与此同时，跨文化的、竞争分立的多种宗教传统，继续提供给人们针对生活意义本身，以及如何生活这类基本问题的多种宗教阐释。

遗憾的是，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充分吸收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成果之前，世界再次转型。这一转型的历史影响同样深远——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通信和交通技术，将分处各地的生活社区包裹在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之中；依赖远程生产和消费网络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则进一步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离。尽管大多数19世纪的学者都曾预言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到来，但20世纪所发生的变化还是出人意料。这一历史转型虽然造就了一部分有权势人群的富裕与繁荣，但却无法消除更多人的饥饿和苦难，甚至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血冲突。

始于二战后的20世纪通信和交通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活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1960年引入“地球村”这一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生活相互关联的新机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贸易大幅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属性。工业化国家的大量资本，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不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实际生产过程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前500强企业的40%利润都是从国外赚取的。

与以上经济变迁相对应，公民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型。1900年，全世界仅有大约200个非政府组织。1990年，全球非政府组织已经攀升到6000个，1993年底，与1990年相比，这一数字又上升了50%（Smith, 1999），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包括宗教组织、人道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其他类型公民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经济发展驱动下的文化扩散，不仅刺激了那些能够参与世界体系者的物质消费欲望，也不断诱导那些尚无参与能力者的消费冲动。除了民族—国家力量之外，地区及国际政治联盟和机构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它们的准国家功能也非常突出。

早在19世纪末，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 [1893] 1933）就已观察到世界

体系在他那个时代崛起所带来的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以及不断增强的多元性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分化。这一深刻的洞察，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年来历史检验。如今，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相互交织；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个体差异性无疑也在日益扩大。大部分人都逐渐离开孤立的、同质化的村庄，生活在异质化的城市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全球社会网络和电信通讯，正在逐步将世界人民置于同一个共享空间。即使那些偏僻的农业村庄，也因要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出售或购买商品，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牵连进世界经济体系中。

大部分人在面对新的世界秩序格局时，都可能抱持一种矛盾心态。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进步，但却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对世界各地本土文化的打击和毁坏，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在过去两个世纪，与王权时代相比，我们既看到了规模空前的暴力和人类苦难，也见证了世界上更大比例的人步入丰衣足食和健康长寿的行列。19世纪，西欧人民凭借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征服了世界其他地区。20世纪，军事冲突规模急剧扩大，战争技术革新加速，军事工业化，推动了“整体战争”的诞生和蔓延，人们之间爆发残酷的相互屠杀的可能性不减反增。历史第一次将所有人都卷入战争，并使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关于宗教的学术研究，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探索现代文化困扰很有价值的方法。整个19世纪，科学在欧洲各文化中心的地位大大提高，大有替代宗教角色的野心；基督教会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君主政权之上，似乎注定要随旧秩序转型而“败落”。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宗教依然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宗教继续保持稳固的重要价值，宗教研究依然是我们全面透彻地理解人类生活本质的重要渠道和方法。接下来将着重介绍宗教研究（主要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史、可以用来分析当前宗教生活趋势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以及本书其他相关主题。

## 宗教和社会学传统

---

19世纪的社会学家，即使错误地预言了宗教王国的临近终结，也仍然创造并倡导了一种研究宗教问题的新方法，并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深刻见解。通过有效识别那些引致人类困扰和纷争的问题，由涂尔干、韦伯、尼采、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创的知识探索传统，对我们妥善处理 21 世纪发展中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社会学这一学科在 19 世纪的诞生，为应对启蒙思潮后的人类信仰危机和由急剧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提供了大量的智力支持。伴随现代意识形态演进过程而来的，是重新解答之前被宗教传统所认可或解释的某些基本问题，并构建出一种新的、关乎基本人生问题的意义框架。18、19 世纪，这种强烈的自反性，既催生了现代社会科学，也解释了最早一批社会科学家为什么既想用科学方法阐释社会生活，又想为人类创造出一个新的道德基础。从康德、斯密到孔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涂尔干，这一时期欧洲著名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试图为人类集体生活构造出一个科学的道德基础，替代欧洲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基础。

表 1.1 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学学者

学 者	生卒年	国 籍	宗教传统
孔 德	1798—1857	法 国	天主教
马克思	1818—1883	德 国	犹太教
弗洛伊德	1856—1939	奥地利	犹太教
涂尔干	1858—1917	法 国	犹太教
韦 伯	1864—1920	德 国	新 教

并非偶然的一点是：上述知识界巨人中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涂尔干三人，都是生活在有着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环境中的犹太人，而那时的基督教信仰传统，正在广泛遭受来自科学领域或其他宗教派别的挑战。跨文化接触和社会文化革命往往会推动人类革新，这一点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社会也不例外。这些人以及其他构建社会科学体系者的个人痛苦，典型地代表了在现代主义风暴中成千上万人所经历的困扰。

社会学的创立者孔德，就徘徊于他的传统家庭（他父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和王权主义者，支持王权统治，反对民主改革）和离开家庭后所遭遇的反叛的、民主的和反对教权的环境之间。孔德成为科学调查研究的拥护者和斗士，鼓吹陈旧的神学思维必须让道于形而上学思想、最后过渡到科学或是他所谓的实证哲学。他坚持将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生活研究领域，主张构建一个理性的



社会秩序，解决人类生活的深层精神问题，提升人类的智力水平，确保理智超越人性中粗俗的情感天赋。

孔德通过一系列演讲和专题讨论来勾勒他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宏伟蓝图——《实证哲学教程》——在这本书中，他主张建立科学社会学来解决当时王权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教会和革命似乎都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难题。他坚持认为：宗教仅仅是早期历史阶段的残留物，科学将取而代之并会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然而，从开始这一讨论起，孔德就饱受精神混乱的痛苦，一度达到崩溃的地步，并多次试图自杀以结束这一折磨。作为强硬的宗教反对者和科学拥趸者，孔德最终变成了“大脑卫生学”的实践者，拒绝阅读除《效仿基督》这一经典著作之外的其他任何作品。晚年的孔德基本上与世隔绝，潜心创建“人道教”，重新宣扬感情相对于理智的重要性。

马克思出身于犹太教教士家庭。但他父亲为了提高自己在（路德教派占优的）德国的社会地位，转信基督教。马克思本人对宗教的觉醒，源自他对德国宗教现状的观察——统治精英拉拢和利用宗教来控制被统治阶级。他满怀道德热情地攻击宗教意识形态压迫，并呼吁被压迫者从神学转向政治现实，因而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排斥和驱逐，但也因追寻变革而受到称赞。

弗洛伊德是维也纳地区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他将宗教视为补偿被剥夺者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这些被剥夺状态是社会组织运作的后果，例如性压迫、打着构建文明社会的旗号剥夺个人的正常需求等。弗洛伊德倡导，通过对自身环境的理性掌控来代替宗教“幻想”。

作为一位法国拉比的孩子，涂尔干在接过孔德的社会学旗帜时，才与滋养他成长的德裔犹太人宗教共同体彻底决裂。涂尔干终其一生的智识追求，就是要为摒弃原有天主教信仰的法国文化和已经沦丧了的公民道德，重新找到一个科学基础。当他投身19世纪巴黎“反教权主义”知识界时，这一终身的智识追求也是他对个人精神迷茫的一种回应。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同样是在整整一生中，遭受到父母双方信仰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困扰——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作为政客的父亲则依据世俗的科层观念行事。他不断疏远父亲，并最终在自己的住所与父亲发生激烈争吵，被赶走的父亲不久就离开人世。这件事情过后，韦伯跌入长达五年的消沉期。当他最终走出这